

續藏經 玄沙師備禪師語錄

明 林弘衍編次

玄沙大師語錄序

聞夫不落階級。囑云。好去尋思。洞貫金針。不意中途折擔。布單纔展。乃云不敢自欺。凡聖消除。方向胸中流出。磕著足指處。頓悟苦樂無生。當場盤詰時。報道。非干西土。故知宗乘有據。血脉相傳。近來諸方唱導者。師法無憑。談禪者出世未准。自稱悟道。妄意為人。詰其來繇。無可指的。

追惟往昔。玄沙大師遠傳鷲嶺。近接曹溪。為石頭之親孫。作雪峰之真子。心印列祖。教貫楞嚴。猛虎當前。直云。是汝死蛇活弄。不讓于師。故諸方碩德多就決疑。日本。高麗不遠萬里。

予生末世。去古時遙。昔入閩中。曾詢古刹。窳坡如昨。石柱尚存。撫心無地。欲住焉能。茲喜林得山居士重修遺址。蒐輯法言。專人走越。欲予題詞。顧予博地庸愚。機思遲鈍。少伸大概。用播將來。若大玄風妙旨。備在書中。即他頌古拈提。旁及錄外。隨中邊而食蜜。羅寶網以交光。倘其揚鞭不瞬。覲面猶迷。若乃入手。便知昔人如在。悟必繇緣。錄亦非字。

天啟丙寅暮春傳曹洞正宗東越雲門寺住持散木 湛然圓澄撰

刻玄沙語錄緣起

余初知學佛時。便喜宗門下語。而喜玄沙尤甚。曲肱牀上。如餅建屋。如鳥飛空。絕無停跡。令讀者一過。如應聲虫。呼其所忘。輒復禁聲。當時與七百眾激揚箇事。中興石頭之宗。下卑法眼之傳。是以雪峯之門。得玄沙而道益尊。凡諸方衲子與日本。高麗。咸奔轅以決心疑。門風機括。極一時之盛矣。

舊有大小錄行世。今無有存者。余山居之暇。蒐覽諸集。彙為三卷。以問雲門和尚。和尚序而行之。夫塗毒鼓一搥。聞者皆喪。無問遠近也。師去七百餘年矣。只今莫有聞而喪者乎。一字一句。塗毒鼓聲也。李忠定公有言曰。莫道釣魚人已寂。只今說法語如雷。把臂古人。扶豎今時。則是錄之刻。真不可少也。

閩中得山居士林弘衍焚香敬書於鍾山僧舍

福州玄沙宗一禪師語錄卷之上

閩中得山居士 林弘衍 編次

師名師備。福州閩縣人也。姓謝氏。幼好垂釣。泛小艇于南臺江。狎諸漁者。唐咸通初年。甫三十。忽慕出塵。乃棄釣舟。投芙蓉靈訓禪師落髮。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。布衲芒屨。食纔接氣。常終日宴坐。眾皆異之。與雪峰義存。本法門昆季。而親近若師資。雪峰以其苦行。呼為頭陀。

一日。欲遍歷諸方。參尋知識。携囊出嶺。築著脚指。流血痛楚。歎曰。是身非有。痛從何來。便回雪峯。

峰一日問。那箇是備頭陀。

對曰。終不敢誑於人。

異日。雪峯召曰。備頭陀。何不遍參去。

師曰。達摩不來東土。二祖不往西天。峯然之。

(頌。驀然趯倒便知休。百粵青山更不游。從此七閩江上月。至今空照釣魚舟。佛國白。釣魚船上謝三郎。趯到須彌返故鄉。應笑途中未歸客。伶俜旅泊向他鄉。本覺一。未離閩邸已還家。纔跨飛鳶又眼花。堪笑曾郎更心毒。烏藤輕放老玄沙。遯庵演)。

暨登象骨山。迺與師同力締構。玄徒臻萃。師入室咨決。罔替晨昏。又閱楞嚴經。發明心地。由是應機敏捷。與修多羅冥契。諸方玄學有所未決。必從之請益。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。亦當仁不讓。雪峯曰。備頭陀再來人也。

上堂。諸禪德。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。稱我參禪學道。為有奇特去處。為當只恁麼東問西問。若有。試通來。我為汝證明。是非我盡識得。還有麼。若無。當知只是趣讀。是汝既到這裏來。我今問汝。汝諸人還有眼麼。若有。即今便合識得。還識得麼。若不識。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。還是麼。肯恁麼道麼。禪德亦莫自屈。是汝真實。何曾是恁麼人。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。不敢錯誤著一分子。只道此事惟我能知。會麼。如今相繼紹。盡道承他釋迦。我道釋迦與我同參。汝道參阿誰。會麼。大不容易知。莫非大悟。始解得知。若是限劑所悟。亦莫能觀。汝還識大悟麼。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。不可是汝說空說無。說這邊那邊。有世間法。有一箇不是世間法。

和尚子。虛空猶從迷妄幻生。如今若是大肯去。何處有這箇稱說。尚無虛空消息。何處有三界業次。父母緣生。與汝椿立前後。如今道無尚是誑語。豈況是有。知麼。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。我今問汝。只如巔山巖崖。迥絕人處。還有佛法麼。還裁辨得麼。若辨不得。卒未在。我尋常道。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。萬里神光頂後相。若人觀得。不妨出得陰界。脫汝髑髏前意想。都來只是汝真寔人體。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。知麼。還信得麼。解承當得麼。大須努力。

上堂。佛道閑曠。無有程途。無門解脫之門。無意道人之意。不在三際。故不可昇沉。建立乖真。非屬造化。動則起生死之本。靜則醉昏沉之鄉。動靜雙泯。即落空亡。動靜雙收。瞞預佛性。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。臨時應用。不失其宜。鏡照諸像。不亂光輝。鳥飛空中。不雜空色。所以十方無影像。三界絕行蹤。不墮往來機。不住中間意。鐘中無鼓響。鼓中無鐘聲。鐘鼓不相

交。句句無前後。如壯士展臂。不藉他力。師子游行。豈求伴侶。九霄絕翳。何在穿通。一段光明。未曾昏昧。若到這裏。體寂寂。常的的。日赫燄。無邊表。圓覺空中不動搖。吞燦乾坤迥然照。

夫佛出世者。元無出入。名相無體。道本如如。法爾天真。不同修證。抵要虛閑。不昧作用。不涉塵泥。箇中纖毫道不盡。即為魔王眷屬。句前句後。是學人難處。所以一句當天。八萬門永絕生死。直饒得似秋潭月影。靜夜鍾聲。隨扣擊以無虧。觸波瀾而不散。猶是生死岸頭事。道人行處。如火銷冰。終不決成冰。箭既離弦。無返回勢。所以牢籠不肯住。呼喚不回頭。古聖不安排。至今無處所。若到這裏。步步登玄。不屬邪正。識不能識。智不能知。動便失宜。覺即迷旨。二乘膽顫。十地魂驚。語路處絕。心行處滅。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。淨名杜口于毗耶。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。釋梵絕聽而雨花。若與麼。見前更疑何事。沒棲泊處。離去來今。限約不得。心思路絕。不因莊嚴。本來真淨。動用語笑。隨處明了。更無欠少。

今時人不語箇中道理。妄自涉事涉塵。處處染著。頭頭繫絆。縱悟。則塵境紛紜。名相不實。便擬凝心斂念。攝事歸空。閉目藏睛。終有念起。旋旋破除。細想纔生。即便遏捺。如此見解。即是落空亡底外道。魂不散的死人。冥冥漠漠。無覺無知。塞耳偷鈴。徒自欺誑。這裏分別。則不然也。不是隈門傍戶。句句現前。不得商量。不涉文墨。本絕塵境。本無位次。權名箇出家兒。畢竟無踪跡。真如凡聖。地獄人天。祇是療狂子之方。虛空尚無改變。大道豈有昇沉。悟則縱橫不離本際。若到這裏。凡聖也無立處。若向句中作意。則沒溺殺人。若向外馳求。又落魔界。如如向上。沒可安排。恰似焰爐不藏蚊蚋。此理本來平坦。何用剷除。動靜揚眉。是真解脫道。不強為意度。建立乖真。若到這裏。纖毫不受。指意則差。便是千聖出頭來。也安一字不得。久立。珍重。

上堂。我今問汝諸人。且承當得個甚麼事。在何世界安身立命。還辨得麼。若辨不得。恰似捏目生花。見事便差。知麼。如今見有山河大地。色空明暗。種種諸物。皆是狂勞花相。喚作[真*真]倒知見。夫出家人。識心達本源。故號為沙門。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。即便有自利利他分。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。自救尚不得。爭解為得人。

仁者。佛法因緣事大。莫作等閑相似。聚頭亂說雜話。趁韻過時。光陰難得。可惜許大丈夫兒。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。祇如從上宗乘。是諸佛頂族。汝既承當不得。所以我方便勸汝。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。此一門。超凡聖因果。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。超他釋迦方便門。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。何不自急急究取。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。久積淨業。

仁者。宗乘是甚麼事。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。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。會麼。祇如釋迦出頭來。作許多變弄。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。大作一場佛事。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。用一毛頭伎倆不得。知麼。如同夢事。亦同寐語。沙門不應出頭來。不同夢事。蓋為識得。知麼。識得即是大出脫。大徹頭人。

所以超凡越聖。出生離死。離因離果。超毗盧。越釋迦。不被凡聖因果所謾。一切處無人識得汝。知麼。莫祇長戀生死愛網。被善惡業拘將去。無自由分。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。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。不出識陰。古人喚作急流水。流急不覺。妄為恬靜。恁麼修行。盡出他輪迴際不得。依前被輪迴去。所以道。諸行無常。直是三乘功果。如是可畏。若無道眼。亦不究竟。何似如今博地凡夫。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。解省心力麼。還願樂麼。勸汝。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。更不教汝加功煉行。如今不恁麼。更待何時。還肯麼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汝諸人如在大海底坐。沒頭浸却了。更展手問人乞水喫。夫學般若菩薩。須具大根器。有大智慧始得。若有智慧。即今便出脫得去。若是根機遲鈍。直須勤苦耐志。日夜忘疲。無眠失食。如喪考妣相似。恁麼急切。盡一生去。更得人荷挾。尅骨究實。不妨易得搆去。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。

仁者。莫祇是記言記語。恰似念陀羅尼相似。蹋步向前來。口裏哆哆和和地。被人把住詰問著。沒去處。便嗔道。和尚不為答話。恁麼學事。大苦。知麼。有一般坐繩床和尚。稱善知識。問著便搖身動手。點眼吐舌瞪視。更有一般。說昭昭靈靈。靈臺智性。能見能聞。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。恁麼為善知識。大賺人。知麼。我今問汝。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寔。為甚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。若瞌睡時不是。為甚麼有昭昭靈靈時。汝還會麼。這個喚作認賊為子。是生死根本。妄想緣氣。汝欲識根由麼。我向道昭昭靈靈。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。便道此是昭昭靈靈。若無前塵。汝此昭昭靈靈同于龜毛兔角。

仁者。真寔在甚麼處。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。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。古人向汝道。圓成正遍。遍周沙界。我今少分為汝。智者可以譬喻得解。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。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。種種心行作業。莫非皆承日光成立。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。還有不周遍處麼。欲識金剛體。亦須如是看。祇如今山河大地。十方國土。色空明暗。及汝身心。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。直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。受生果報。有情無情。莫非承汝威光。乃至諸佛成道。接物利生。莫非盡承汝威光。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。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。何不發明取。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。直下自謾去。忽然無常殺鬼到來。眼目譸張。身見命見。恁麼時。大難支荷。如生脫龜殼相似。大苦。

仁者。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。未解蓋覆得毛頭許。汝還知麼。三界無安

。猶如火宅。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。祇大作群隊。干他人世。這邊那邊飛走。野鹿相似。但求衣食。若恁麼。爭行他王道。知麼。

國王大臣不拘執汝。父母放汝出家。十方施主供汝衣食。土地龍神荷護汝。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。莫孤負人好。長連床上排行著地銷將去。道是安樂未。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。變將去土裏埋將去。業識茫茫。無本可據。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。祇如大地上蠢蠢者。我喚作地獄劫住。如今若不了。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腹裏。牽犁拽杷。[口*缶*子]鐵負鞍。碓擣磨磨。水火裏燒煮去。大不容易受。大須恐懼好。是汝自累。知麼。若是了去。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。若不了。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。直與汝金剛體齊壽。知麼。

上堂。夫古佛真宗。常隨物現。堂堂應用。處處流輝。隱顯坦然。高低盡照。是以沙門上士。道眼惟先。契本明心。方為究竟。森羅萬像。一體同源。廓爾無邊。誰論有滯。塵劫中事。都在目前。時人曠隔年深。致乖常體。迷心認物。以背真宗。執有滯空。不遇良朋道友。只自私心作解。縱有商量。渾成意度。及至尋窮理地。不辨邪正。況平生自己未曾撈攬。若乃先賢古德。便自知時。克己惟功。菴巖石室。古德云。情存聖量。猶落法塵。已見未忘。還成滲漏。不可持齋持戒。長坐不臥。任意觀空。凝神入定。便當去也。有甚麼交涉。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。凝神寂靜。閉目藏睛。灰身滅智。劫數滿後。不免輪迴。蓋為道眼不明。生死源根不破。

夫出家兒即不然。不可同他外道也。莫非真實明達。具大知見。能與諸佛同徹。寂照忘知。虛含萬像。如今甚麼處不是汝。甚麼處不分明。甚麼處不露現。何不與麼會去。若無遮個田地。時中爭柰諸般滲漏何。總成虛妄。阿那個便是平生得力處。如實未有發明。切須在急。時中忘餐失寢。似救頭然。如喪身命。冥心自救。放捨閒緣。歇却心識。方有少許相親。若不如此。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。有甚麼自由分。

如今却不如他無情之物。敷唱分明。土木石頭說法。非常真實。只是少人能聽。若聞此說。始可商量。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。試道看。不可道無言無說也。無視無聽也。不可道無問而自說。稱歎所行道。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善知識。末後見彌勒。彈指之頃得入門。纔入門後。其門自閉。於樓閣中觀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。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于樓閣中一時俱現。為其證明。善財疑心頓息。

大凡三條椽下。具遮個真實發明。即可商量。便向四生六道中同于諸佛淨土。更懼何生死。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都無實體。至于靈山會上。迦葉親聞。猶如話月。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。還同指月。乃至三乘行位解脫。菩薩涅槃

。聖德聖果。並如空花兔角。不見道。却來觀世間。猶如夢中事。有為心法。不可相依。日久年深。全無利益。只為違真棄本。厭離凡情。折心聖道。作此見知。不出他限量。拋他五陰不去。不見道。諸行無常。是生滅法。汝只擬向前。爭能明得。可中徹去。方得知之。若未究得。當知盡是虛頭。世間難信之法。具大根器方能明達。今生若徹去。萬劫亦然。古德云。直向今生須了却。誰能累劫受餘殃。珍重。

上堂。太虛日輪。是一切人成立。太虛見在。諸人作麼滿目覷不見。滿耳聽不聞。此兩處不省得。便是瞶睡。若明徹得。坐却凡聖。坐却三界。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鍼縫許為緣為對。直饒諸佛出來。作無限神通變現。設如許多教網。未曾措著一分毫。惟助初學成信之門。還會麼。

水鳥樹林却解提綱。他甚端的。自是少人聽。非是小事。天魔外道。是辜恩負義。天人六趣。是自欺自誑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。翻成弄影漢。生死海裏浮沉。幾時休息去。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。不能紹繼得。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。大地載不起。虛空包不盡。豈是小事。若要徹。即今這裏便明徹去。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。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。還會麼。

時有僧問。從上宗旨如何。師默然。僧再問。師乃叱之。

僧問。從何方便門。令學人得入。

師曰。入是方便。

僧問。初心人來。師如何指示。

師曰。甚麼處得初心來。

僧問。學人創入叢林。乞師提接。師以杖指之。

僧曰。學人不會。

師曰。我恁麼為汝。却成抑屈於人。如今若的自肯。當人分上。不論初學入叢林。可謂共諸人久踐。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。如大海水。一切魚龍。初生至老。吞吐受用。悉皆平等。所以道。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。奈何汝無始積劫。動諸妄情。結成煩惱。如重病人。心狂熱悶。顛倒亂見。都無實事。如今所覷一切境界。皆亦如是。對汝諸根。盡成顛倒。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。直至十地。未得惺惺。將知大不容易。古人思惟。如喪考妣。如今兄弟。見似等閑。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。可惜時光虛度。何妨密密地自究。子細觀尋。至無著力處。自息諸緣去。縱未發萌。種子猶在。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。將此造次排遣生死。賺汝一生。有何所益。應須如實知取好。無事。珍重。

上堂。仁者。如今事不獲已。教我抑下如是威光。苦口相勸。百千方便。如此如彼。共汝相知聞。盡成[真*真]倒知見。將此咽喉唇吻。祇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我。還肯麼。祇如有過無過。惟我自知。汝爭得會。若是恁麼人出頭來

。甘伏呵責。夫為人師匠。大不容易。須是善知識始得。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。猶尚不能搆得。可中純舉宗乘。是汝向甚麼處安措。還會麼。四十九年是方便。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眾。惟有迦葉一人親聞。餘盡不聞。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。不可道如來無說說。迦葉不聞聞。便當得去。不可是汝修因成果。福智莊嚴底事。知麼。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。我道猶如話月。曹谿豎拂子。還如指月。所以道。大唐國內。宗乘中事。未曾見有一人舉唱。設有人舉唱。盡大地人失却性命。如無孔鐵鎚相似。一時亡鋒結舌去。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。共汝[真*真]倒知見。隨汝狂意。方有伸問處。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。汝向甚麼處得見我。會麼。大難。努力。珍重。

上堂。是汝諸人見有險惡。見有大虫。刀劍諸事逼汝身命。便生無限怕怖。如似什麼。恰似世間畫師一般。自畫作地獄變相。作大虫刀劍了。好好地看了。却自生怕怖。汝今諸人亦復如是。百般見有。是汝自幻出。自生怕怖。亦不是別人與汝為過。汝今欲覺此幻惑麼。但識取汝金剛眼睛。若識得。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。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脅嚇得汝。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。所以我向汝道。沙門眼把定世界。函盖乾坤。不漏絲髮。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見。知麼。如是出脫。如是奇特。何不究取。

師上堂時久。大眾盡謂不說法。一時各歸。師乃呵云。看總是一樣底。無一個有智慧。但見我開這兩邊皮。盡來簇著覓言語意度。是我真實為他。却總不知。看恁麼。大難。大難。

師疾大法難舉。罕遇上根。學者依語生解。隨照失宗。迺示綱宗三句。曰。第一句。且自承當。現成具足。盡十方世界。更無他故。祇是仁者。更教誰見誰聞。都來是汝心王所為。全成不動智。只欠自承當。喚作開方便門。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。亘古亘今。未有不是。未有不非者。然此句只成平等法。何以故。但是以言遣言。以理逐理。平常性相。接物利生耳。且於宗旨。猶是明前不明後。號為一味平實。分證法身之量。未有出格之句。死在句下。未有自由分。若知出格量。不被心魔所使。入到手中便轉換。落落地。言通大道。不墮平懷之見。是謂第一句綱宗也。

第二句。迴因就果。不著平常一如之理。方便喚作轉位投機。生殺自在。縱奪隨宜。出生入死。廣利一切。迴脫色欲愛見之境。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。此名二理雙明。二義齊照。不被二邊之所動。妙用現前。是謂第二句綱宗也。

第三句。知有大智性相之本。通其過量之見。明陰洞陽。廓周法界。一真體性。大用現前。應化無方。全用全不用。全生全不生。方便喚作慈定之門。是謂第三句綱宗也。

玄沙語錄卷之中

師垂語云。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。祇如三種病人。汝作麼生接。患盲者。拈槌豎拂他又不見。患聾者。語言三昧他又不聞。患瘖者。教伊說又說不得。若接不得。佛法無靈驗。

時有僧出曰。三種病人。還許學人商量否。

師曰。許。汝作麼生商量。其僧珍重出。

師曰。不是。不是。

羅漢曰。桂深現有眼耳口。和尚作麼生接。

師曰。慚愧。便歸方丈。

中塔曰。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。

又一僧曰。非惟謾他。兼亦自謾。

法眼曰。我語當時見羅漢舉此僧。我便會三種病人。雲居錫曰。祇如此僧會不會。若道會。玄沙又道不是。若道不會。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。便會三種病人。上座無事。上來商量。人家要知。雲居元曰。地藏如龍無角。玄沙似蛇有足。玄沙只有先鋒。且無殿後。兩人病在膏肓。鍼藥之所不到。山僧為汝諸人點破。拈拄杖云。棒頭有眼明如日。要識真金火裏看。有僧請益雲門。門曰。汝禮拜著。僧禮拜起。門以拄杖捏之。僧退後。門曰。汝不是患盲麼。復喚近前來。僧近前。門曰。汝不是患聾麼。門曰。會麼。僧曰。不會。門曰。汝不是患瘖麼。僧于是有省。雪竇顯舉了。便喝云。這盲聾瘖瘖漢。若不是雲門。驢年去。如今有底。或拈槌豎拂。他又不管。教伊近來。他又不來。還會麼。又不應諸方。還柰何得麼。雪竇若不柰何。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。以拄杖一時趁散。本覺一云。雲門。雪竇也是因風吹火。見兔放鷹。爭如地藏逆水之波。當時聞玄沙恁麼道。便出眾曰。某甲有眼。有耳。有口。請師接。玄沙云。慚愧。便乃呵呵大笑。非但玄沙。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被這一撈。不免退身有分。驀拈拄杖云。放過則不可。徑山杲云。這僧雖然悟去。只悟得雲門禪。若是玄沙禪。更買草鞋行脚。天童華云。雲門平展。這僧實酬。且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。不救之疾。難為鍼艾。龍門遠云。好兄弟。還知真實相為麼。今日不惜眉毛。為諸人說破。只如諸人有雙眼。又何曾見來。有雙耳。又何曾聞來。有片口。又何曾說來。既無說。無聞。無見。何處有色聲香味事。雖然如是。能有幾人到這般田地。

頌。

盲聾瘖瘖杳絕機宜。天上天下堪笑堪悲。離朱不辨正色。師曠豈識玄絲。爭如獨坐虛牕下。葉落花開自有時。復云。還會麼。無孔鐵槌。(雪竇顯)。

退後近前兼對辯。相逢邂逅難回面。春風驀地撼庭前。還見落花千萬片。

(白雲端)。

雲門老子手親眼親。因風吹火不費精神。盲者便視。聾者便聞。雖然無語掛在口唇。三種病人一種法門。(佛鑑懃)。

盲聾瘖瘂接不得。玄沙枉費閒心力。扁鵲盧醫拱手歸。三人俱是膏肓疾。(鼓山珪)。

玄沙三種病人語。透出雲門六不收。莫待是非來入耳。從前知己反為讎。(徑山杲)。

權生聾瞽瘂[病-丙+(君/巾)]痲。要顯吾宗驗作家。金剛截鐵如泥碎。透金纔動失玄沙。(汾陽昭)。

欲知三種人。應用理常新。未有纖毫法。能為中外塵。(永明壽)。

一二三。見聞覺。更是誰。頓銷鑠。花簇簇處鷓鴣啼。草薰薰時鴛鴦飛。玄沙老。玄沙老。賴遇當年欠一著。諦當之言徒唯然。中間樹子半零落。(翠巖真)。

玄沙三種接人。諸人口耳現在。不要開眼尿床。特地移山寨海。花裏幽禽語不休。風光滿地誰人買。(塗毒策)。

玄沙三種病人。有理不在高聲。引得香巖老子。却來樹上懸身。(龍門遠)。

玄沙以毒出人毒。三種病人同一屋。堪笑雲門老古錐。河裏失錢河裏攆。(或菴體)。

盲聾瘖瘂不相干。莫被玄沙恣熱謾。一句與君重剖露。老君頭戴楮皮冠。(晦空明)。

聾盲瘖瘂。捉敗了也。更問如何。聾盲瘖瘂。(月林觀)。

曲設多方驗作家。有誰親見老玄沙。耳聾口瘂眼睛瞎。五濁眾生數似麻。(橫川珙)。

雪峯上堂曰。要會此事。猶如古鏡當臺。胡來胡現。漢來漢現。師曰。忽遇明鏡來時如何。峯曰。胡漢俱隱。師曰。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。

師因參次。聞燕子聲。乃曰。深談實相。善說法要。便下座。時有僧請益曰。某甲不會。師曰。去。誰信汝。

頌。

紫燕飛來繞畫梁。深談實相響浪浪。千言萬語無人會。又逐流鶯過短牆。(本覺一)。

薄宦奔南北。長憐客路塵。濛濛烟雨裏。深憶故園春。(延壽慧)。

殺活交馳。千里不共。救得眉毛。失却鼻孔。(空叟印)。

閩王送荔枝與師。師拈起示眾云。這個荔枝得恁麼紅。這個荔枝得恁麼赤

。諸人作麼生會。若道一色。猶是隴侗。若道是眾色。又落斷常。諸人作麼生。有僧出云。不可不識荔枝。師自代云。只是荔枝。

智證傳曰。夫以言遣言。以理遣理。皆世諦流布。非能見道。楞伽經曰。如楔出楔。如玄沙嘗曰。學者當用處不換機。而雖老於叢林者。亦莫識此語。可歎也。玄沙嘗食荔枝。問眾曰。這個荔枝得與麼紅。這個荔枝得與麼赤。汝諸人且作麼生。若道一色。又是隴侗。若道是眾色。只成個斷常。汝諸人且作麼生。彥瑫曰。也只和尚自分明。玄沙曰。這隴侗愚癡。有什麼交涉。冲機曰。都來只是一色。玄沙曰。總與麼隴侗。有什麼了時。乃回顧。問皎然。汝作麼生道。皎然曰。不可不識荔枝。玄沙曰。只是荔枝。又曰。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。總與麼說話。不辨緇素。不識吉凶。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。因什麼只管對話。有什麼交涉。道巘禪師曰。先聖憫汝[真*真]倒馳逐。將一句子解落。汝知是般事。掉放閑處。自著些筋力。却于機語上答出話頭。將作禪道。非惟自賺。亦乃賺人。

師與雪峯夾籬次。師問。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。峯曰。有。師曰。如何是夾籬佛法。峯撼籬子一下。師曰。某甲不與麼。峯曰。子又作麼生。師曰。穿過籬頭來。

師辭雪峯云。啟和尚。人人自由自在。某甲如今下山去。峯曰。是誰與麼道。師曰。是和尚與麼道。峯曰。汝作麼生。師曰。不自由自在。峯曰。知。

長慶來。師問。除却藥忌作麼生道。慶曰。放憨作麼。師曰。雪峰山橡子拾食。來這裏雀兒放糞。

師因僧禮拜。師曰。因我得禮汝。

頌。

拜我得禮汝。自笑沒道理。豈獨玄沙翁。天下人不是。(覺海元)。

因我得禮汝。扶倒又扶起。要行即便行。要止即便止。(寶峯明)。

夫子不識字。達磨不會禪。玄沙無此語。切莫妄流傳。(徑山杲)。

利刀自斷命根。不要依草附木。若有一法與人。永入拔舌地獄。(鼓山珪)。

因我得禮汝。牽牛去飲水。岸上蹄踏蹄。水中嘴對嘴。(高菴悟)。

因我得禮汝。崑崙臥潭底。雖然浪拍天。身上無滴水。(雪堂行)。

因我得禮汝。分明好慚愧。玄沙不是癡。咄。開眼休瞌睡。(照堂一)。

說汝說我。轉見話墮。大地眾生。元無一個。(典牛游)。

老鼠咬生鏢。十分滋味別。貓兒左右看。嚙唾也不徹。(正堂辯)。

因我得禮汝。窮源須到底。九九八十一。閻羅王是鬼。(止菴顏) (圓語改云。當下便歸家。不隔一番紙)。

因我得禮汝。事從叮囑起。誰知白蘋風。不在秋江裏。(天目禮)。

因我得禮汝。莫放屁撒屎。帶累天下人。錯認自家底。(蒙菴聰)。

問。如何是親切底事。師曰。我是謝三郎。

頌。

本是釣魚船上客。偶除鬚髮著袈裟。祖佛位中留不住。夜來依舊宿蘆花。
(雪竇顯)。

親伸端的向君言。莫比流沙少室傳。昨夜雁回雙嶺後。謝家人立月明前。
(投子青)。

閩山滄海浪悠悠。父子生涯一釣舟。忽爾踏翻親猛省。大家收拾去來休。
(草堂清)。

杪秋時節水雲鄉。千頃蘆花未著霜。江景不將零碎賣。一時分付謝三郎。
(祖印明)。

蕭蕭蘆葦映江流。獨棹孤蓬漾小舟。細雨斜風渾不顧。一心只在釣竿頭。
(笑翁堪)。

侍雪峯次。二僧從堦下過。峯曰。此二人堪為種草。師曰。某甲不與麼。
峯曰。汝作麼生。師曰。便好與三十棒。

鏡清問。學人乍入叢林。乞師指個入路。師曰。還聞偃水聲否。曰。聞。
師曰。是汝入處。

頌。

從這裏入。頭上脚下俱濕。雖然通得咽喉。未免一場氣急。風淅淅。浪悠悠。
清風何處起。人在木蘭舟。(佛慧泉)。

一滴偃溪水。四海少人聞。直饒玄會得。也是弄精魂。(法雲秀)。

天生碧眼崑崙兒。有藝過人自不知。幾度黑風翻大海。波心出沒自閒嬉。
(白雲端)。

風飄碎玉千峯雪。雨滴岩花萬國春。堪聽偃溪流水意。潺潺終日不聞聞。
(羅漢南)。

投老玄沙怱鏡清。返聞來聽偃谿聲。如今洗耳滄浪在。誰肯臨流便濯纓。
(旻古佛)。

滔滔無問說。只為太親切。有誰曾共聞。山河齊漏泄。(楚安方)。

玄沙指示太深深。引線須憑一寸鍼。聞與不聞門外語。勸君休向偃溪尋。
(文殊道)。

乾坤獨立。從這裏入。風吹不著。雨打不濕。(月林〔現〕)。

一派寒泉下翠微。玄沙拈出為真機。鏡清雖向聞中入。流水何曾洗是非。
(鍊山仁)。

雪峯示眾云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。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長慶云。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以拄杖擡向雪峯前。作怕勢。僧舉似師。師云。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。我即不恁麼。僧云。和尚作麼生。師曰。用南山作什麼。

真淨示眾。舉。雪峯云。南山有條鼈鼻蛇。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雪峯無大人相。然則蛇無頭不行。恰似新婦兒怕阿家相似。便道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雲門拽拄杖擡向雪峯面前作怕勢。為蛇添足。玄沙云。用南山作什麼。道我見處親切。不免只在窠窟裏。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。報寧門下則不然。莫有天然氣概的麼。不敢望汝別懸慧日。獨振玄風。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。

頌。

象骨岩高人不到。到者須是弄蛇手。稜師備師不奈何。喪身失命有多少。韶陽知。重撥草。南北東西無處討。忽然突出拄杖頭。拋對雪峯大張口。大張口兮同閃電。剔起眉毛還不見。如今藏在乳峯前。來者一一看方便。喝云。看脚下。(雪竇顯)。

雪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。閉却前後門。乃叫云。救火。救火。師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。雪峯便開門。

鼓山來。師作一圓相示之。山曰。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師曰。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。山曰。和尚又作麼生。師曰。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山曰。和尚與麼道却得。某甲為甚麼道不得。師曰。我得。汝不得。

雪竇顯云。只解貪觀白浪。不知失却手撈。雲峯悅云。道得道不得。總在玄沙圈裡。如今作沒生出得玄沙圈。昭覺勤云。灼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。直得窮天地。亘萬古而不移。消劫石。空芥城而無盡。便是透關底也須著眼始得。一等是恁麼時節。為甚麼我得。汝不得。切忌向驢胎馬腹裡作活計。淨因成云。叢林中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。諸人要識玄沙。鼓山麼。不見道。盡出這個不得。南華曷云。捩轉鼻孔。換却眼睛。若無這個手段。如何扶豎宗乘。雖然如是。直是好笑。笑須三十年。且道笑個什麼。情知汝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解。地藏恩別云。不免起動和尚。東禪觀云。某甲當時若作鼓山。待玄沙道人人出這個不得。即云和尚元來別有長處。不圖成就前功。且要與玄沙驢胎馬腹裏相見。

頌。

作者好來無病藥。馬腹驢胎何處著。鼓山當日可憐生。鼻孔遭人白拈却。(本覺一)。

一日。眾集。師將拄杖一時趨下。却回向侍者道。我今日作得一解。險入地獄如箭射。者曰。喜得和尚再復人身。

翠巖芝云。大小玄沙前不構村。後不至店。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。道吾真云。大小芝老只是偏枯。若是道吾即不然。玄沙。侍者一人具一隻眼。

雲居舜云。此話眾中舉得爛如泥。且作麼生會。山。

僧道。侍者不在言也。玄沙也是荊棘裏求旃檀。

東禪觀云。大小玄沙性命在付者手裏。

僧侍立次。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。還見麼。曰。見。

如是三問三答。師曰。你也見。我也見。為什麼道不會。

頌。

你見我見。十分成現。打破荊棘林。方知無背面。一點從教徹古今。黑白未分何處辨。

師嘗訪三斗菴主。纔相見。主曰。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。師曰。人人盡有。菴主為什麼無。主曰。且坐食茶。師曰。庵主原來有。

師因雪峯指火曰。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。師曰。近日王令稍嚴。峯曰。作麼生。師曰。不許攙行奪市。

雲門偃曰。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。三世諸佛立地聽。

南際到雪峯。峯令訪師。師問。古人道。此事惟我能知。長老作麼生。際曰。須知有不求知者。師曰。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。

雪峯普請畚田次。見一蛇。以杖挑起。召眾曰。看看。以刀芟為兩段。師以杖拋於背後。更不顧視。眾愕然。峰曰。俊哉。

侍雪峯游山次。峯指面前地曰。這一片地。好造個無縫塔。師曰。高多少。峯乃顧視上下。師曰。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。若是靈山授記。未夢見在。峯曰。汝又作麼生。師曰。七尺八尺。

瑯邪覺云。國清才子貴。家富小兒嬌。

雪峯曰。世界濶一尺。古鏡濶一尺。世界濶一丈。古鏡濶一丈。師指火爐曰。火爐濶多少。峯曰。如古鏡濶。師曰。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。

鏡清怱問僧。為復古鏡致火爐與麼濶。火爐致古鏡與麼濶。西院明云。與麼問人。也未可在。雲門偃云。餓飯泥茶爐。

上堂。良久。曰。我為汝徹困也。還會麼。僧問。寂寂無言時如何。師曰。寐語作麼。曰。本分事。請師道。師云。瞌睡作麼。曰。學人即瞌睡。和尚何如。師曰。爭得恁麼不識痛痒。又曰。可惜許大師僧。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裡。不消個瞌睡寐語。便屈去。

問。四儀外。如何奉王。師曰。汝是王法。罪人爭會問事。

問。古人拈槌豎拂。還當宗乘也無。師曰。不當。曰。古人意作麼生。師舉拂子。僧曰。宗乘中事如何。師曰。待汝悟始得。

問。如何是金剛力士。師吹一吹。

普請往海坑砍柴次。見一虎。天龍曰。和尚。虎。師曰。是汝虎。歸院後。天龍問。適來見虎云。是汝。未審尊意如何。師曰。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。若人透得。不妨出得陰界。

東禪齊曰。上座。古人見了。道我身心如大地。虛空。如今人還透得麼。雪竇云。要與人天為師。前面端的是虎。

頌。

前虎後虎。急須看取。凜烈威風。生獐爪距。今古樵人不回顧。喪身失命如何數。若回顧。雄雄坐斷出前路。(佛慧泉)。

猛虎當途獨振威。爪牙真個利如錐。可怜不覺亡身者。碎骨收來良可悲。(保寧勇)。

宗師方寸大慈悲。是汝之言實古錐。萬里神光騰頂後。肯將生死嚇愚癡。(龍門遠)。

欲識玄沙虎。當面是誰覩。直下透牢關。全機超佛祖。(禾山方)。

玄沙見虎是汝。多少人明自己。色聲逼滿太虛。有底纖毫依倚。(永明壽)。

老玄沙。太饒舌。覲面明明重漏泄。衲僧於此便承當。驗來未免眼中屑。屑屑誰甄別。火發新羅燒脚熱。(海印信)。

山中有虎人。世上有人虎。常磨笑裡刀。利牙爪可怖。寄語花狸奴。莫教渠上樹。(慈受深)。

前面有虎。元來是汝。更問如何。冤苦冤苦。(月堂昌)。

閩王送師上船。師扣船召曰。大王爭能出得這裡去。

王曰。在裏許得多少時也。

歸宗柔別云。不因和尚。不得到這裏。

師問文桶頭。下山幾時歸。曰。三五日。師曰。歸時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。文無對。

歸宗柔代云。和尚用作什麼。

師與地藏。在方丈說話。夜深。侍者閉却門。師曰。門總閉了。汝作麼生得出去。藏曰。喚甚麼作門。

雪竇顯別云。珍重便行。清涼欽別云。和尚莫欲歇去麼。

師問長生。維摩觀佛。前際不來。後際不去。今則無住。汝作麼生觀。生曰。放皎然過。有個道處。師曰。放汝過。作麼生道。生良久。師曰。教阿誰委悉。生曰。徒勞側耳。

師曰。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。

崇壽雲別長生云。喚甚麼作如來。

問。古人皆以瞬視接人。未審和尚以何接人。師曰。我不以瞬視接人。曰。學人為甚道不得。師曰。畱塞汝口。爭解道得。

法眼云。古人恁麼道甚奇特。且問上座口是甚麼。

師問鏡清。教中道。不見一法為大過患。且道不見什麼法。清指露柱曰。莫是不見這個法麼(同安顯別云。也知和尚不造次)。師曰。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。佛法未會在。

玄覺云。且道玄沙恁麼道。意在什麼處。不見僧問洞山云。不見一法為大過患。此意如何。洞山云。不見一法好言語。上座。一宿覺云。不見一法即如來。是則名為觀自在。普賢又云。不見一法是大過患。是一個。是兩個。試斷看。雪竇顯云。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。我當時若見。但向道。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。滄山喆云。若不是鏡清。幾乎忘前失後。何故。不逢別者。終不開拳。

頌。

雪老門高兒女盛。又能情重貴天倫。把家幹蠱雖相似。也有貪盃落草人。(虛空愚)。

密機深設穿。利刃疾交鋒。汗馬無人識。重論盖代功。

師因僧問。如何是清淨法身。師曰。濃滴滴地。

頌。

滴滴通身是爛膿。釣魚船上顯家風。時人只看絲綸上。不見蘆花對岸紅。(天衣懷)。

濃滴滴地金色光。法身全體露堂堂。釣螺江上曾分化。一葉漁舟泛渺茫。(楊無為)。

清淨法身無可比。病後依前滴滴膿。燕鴻叫斷秋光老。落葉飄來一樣紅。(懶庵樞)。

滴滴通身是爛膿。更無一點落西東。若言不是知音者。未免風吹別調中。師示眾云。若論此事。喻一片田地。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。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。

頌。

萬事由王老師。樹子未屬汝在。廣額屠兒成佛。二祖大師償債。(鼓山珪)。

祖父田園都賣了。四邊界至不曾留。柰何猶有中心樹。惱亂春風卒未休。祖父田園俱屬我。中間樹子豈由他。連枝連葉和根拔。要見兒孫意氣豪。(遯庵演)。

玄沙曾指上頭關。四海禪流覺未閑。惟有漢朝天子貴。彭城[土*玄]上信旌還。(姜山愛)。

問。如何是學人自己。師曰。用自己作麼。

雲門曰。沒量大人被語脉裡轉却。僧問。如何是學人自己。門曰。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。汝也隨分得飯喫。

頌。

是汝自己。莫相鈍置。衲子兩兩三三。祇道早眠晏起。(大中隆)。

玄沙驢前。雲門馬後。更問如何。合取狗口。(雪庵瑾)。

問。凡有言句。盡落褱續。不落褱續。請和尚商量。師曰。扞折秤衡來。與汝商量。

問。承古有言。舉足下足。無非道場。師曰。沒却汝。曰。為甚麼得恁麼難見。師曰。祇為太近。

法眼曰。也無可得近。直下是上座。

師問明真大師。善財參彌勒。彌勒指歸文殊。文殊指歸佛處。汝道佛指歸甚麼處。對曰。不知。師曰。情知汝不知。

法眼別云。喚什麼作佛。

大普玄通到。禮覲。師謂曰。汝在彼住。莫誑惑人家男女。對曰。玄通只是開個供養門。晚來朝去。爭敢作恁麼事。師曰。事難。曰。真情是難。師曰。什麼處是難處。曰。為伊不肯承當。師便入方丈拄却門。

泉守王公請師登樓。先語客司曰。待我引大師至樓前。便舁却梯。客司稟旨。公曰。請大師登樓。師視樓。復視其人。了曰。佛法不是此道理。

法眼云。未舁梯時。一日幾度登樓。

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。有一沙彌揭簾入見。却退步而出。師曰。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。曰。恁麼即某甲罪過(同安顯別云。祖師來也)。師曰。佛法不恁麼。

鏡清云。不為打水。有僧問。不為打水。意作麼生耶。鏡清云。青山碾為塵。敢保勿閑人。東禪齋云。只如玄沙意作麼生。或云。直饒恁麼去。也好與拄杖。或云。事在當機。或云。拈破會處。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。

師問雪峰。某甲如今大用去。和尚作麼生。峰遂將三個木毬一時拋出。師遂作斫牌勢。峰曰。汝親在靈山。方得如此。師云。也祇是自家事。

妙喜云。祇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

靈雲見桃花。頌云。三十年來尋劍客。幾回落葉又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。直至如今更不疑。滄山云。從緣入者。永不退失。汝善護持。師云。諦當。甚諦當。敢保老兄未徹在。眾疑此語。師問地藏。我恁麼道。汝作麼生會。地

藏云。不是桂琛。即走殺天下人。

五祖演云。說甚麼諦當。更參三十年始得。 妙喜云。一家有事百家忙。

僧問石霜。咫尺之間。為甚不覩師顏。霜曰。我道徧界不曾藏。僧後問雪峰。徧界不曾藏。意旨如何。峰曰。什麼處不是石霜。僧回。舉似石霜。霜云。遮老漢著甚麼死急。師云。山頭老漢蹉過也。

師在雪峰時。光侍者謂師曰。師叔若學得禪。某甲打鐵船下海去。師住後。問光曰。打鐵船也未。光無對。

法眼代云。和尚終不恁麼。 法燈代云。請和尚下船。 玄覺代云。貧兒思舊債。 汾陽昭云。只見錐頭利。不見鑿頭方。 慧林本云。昨日過新羅。 雲居元云。禪也未曾參得。何用思量舊事。忽然被他撐動鐵船。玄沙堪作什麼。

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。峰開緘。見白紙三幅。問僧。會麼。曰。不會。峰云。不見道。君子千里同風。僧回。舉似師。師曰。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。曰。和尚如何。師曰。孟春猶寒。也不解道。

五祖戒云。將謂胡鬚赤。 黃龍南云。雪峰不道無長處。既被玄沙識破。直至于今雪不出。 明昭謙云。玄沙三幅白紙。曾柰文彩已彰。雪峰千里同風。何故不知蹉過。不見道。養子莫教大。大了作家賊。

頌。

故遣馳書通遠信。不干文字示家風。回來却報玄沙語。蹉過分明理更封。
(汾陽昭)。

玄沙封白紙。雪老却同風。蹉過人難會。古曲調不同。(真如喆)。

玄沙封白紙。雪老把火披。元來不識字。白日走須彌。(雲蓋智)。

玄沙象骨眼睛烏。白紙三番便當書。千里同風多錯會。一條拄杖兩人扶。
(慈受深)。

踏翻漁艇承家業。笑出蘆花月正圓。地濶天長三幅紙。同風千里為誰宣。
(佛心才)。

白紙三張通信去。展開千里却同風。陽春轉入胡笳曲。不是風吹別調中。
(佛性泰)。

三番白紙問寒暄。千里同風月滿船。奪得高標全用處。盤蛇口內打鞦韆。
(丹霞淳)。

白紙連封寄雪峰。雪峰由是喜同風。中間蹉過無人識。齋後江城打暮鐘。
(佛陀遜)。

白紙馳來上雪峰。雪峰千里却同風。玄沙蹉過人難會。熨斗煎茶銚不同。
(真淨文)。

鷄[刁*鳥]夜夜連聲叫。月下同人不忍聞。啼到血流無用處。不如緘口過殘春。(文殊道)。

三張白紙。千里同風。宗師蹉過。衲子迷踪。金烏飛出海門東。風從虎兮雲從龍。(野雲南)。

千里同風見不差。僧持此語報玄沙。不知蹉過如何也。莫是玄沙蹉過他。(橫川珙)。

問。承和尚有言。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學人如何得會。師曰。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用會作麼。僧便休。師來日却問其僧。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汝作麼生會。曰。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。用會作麼。師曰。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。

玄覺云。一般恁麼道。為甚麼却成鬼窟去。

問。如何是無縫塔。師曰。這一縫大小。

韋監軍來謁。乃曰。曹山和尚甚奇怪。師曰。撫州取曹山幾里。韋指傍僧曰。上座曾到曹山不。曰。曾到。韋曰。撫州取曹山幾里。曰。百二十里。曰。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。韋却起禮拜。師曰。監軍却須禮此僧。此僧却具慚媿。

雲居錫云。什麼處是此僧具慚媿。若檢得出。許上座有行脚眼。

承天京云。這僧可悲可痛。直饒玄沙具金剛眼睛。蹉過韋監軍了也。

西天有聲明三藏至。閩帥請師辨驗。師以鐵火筋敲銅鑪。問。是甚麼聲。藏曰。銅鐵聲(法眼別云。請大師為大王。法燈別云。聽和尚問)。師曰。大王莫受外國人謾。藏無對。

法眼代云。大師久受大王供養。法燈代云。却是和尚謾大王。雪竇顯別云。大王宜加敬信。又代三藏云。莫謾外國人。淨因成云。既不是銅鐵聲。玄沙喚作什麼聲。然則三藏只知渡水。不覺濕衣。玄沙偏解誣人。爭柰國有憲章。且道三藏謾大王何似玄沙謾大王。天童覺云。理契則神。貧子獲衣中之寶。情封則物。力士失額上之珠。三藏只解瞻前。不能顧後。還知麼。誣人之罪。以罪加之。

問僧。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。曰。如夢如幻。

法眼別敲物示之。

雪峰因僧問。牧童能歌能舞時如何。峰便下繩床作舞。師云。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。峰云。子又作麼生。師撫掌三下。

雪峰陞座。眾集定。乃輓出木毬。師遂去捉來安于舊處。

師以杖拄地。問長生曰。僧見。俗見。男見。女見。汝作麼生見。曰。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。師曰。相識滿天下。

問。承和尚有言。聞性遍周沙界。雪峰打鼓。這裏為甚麼不聞。師曰。誰知不聞。

問。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。師曰。以眼為津梁。曰。未得者如何。師曰。快救取好。

師舉誌公曰。每日拈香擇火。不知身是道場。乃曰。每日拈香擇火。不知真個道場。

玄覺云。祇如此二尊宿語。還有親疎也無。

師與韋監軍喫果子。韋問。如何是日用而不知。師拈起果子曰。喫。韋喫果子了。再問之。師曰。只者是日用而不知。

普請搬柴。師曰。汝諸人盡承吾力。一僧曰。既承師力。何用普請。師叱之曰。不普請。爭得柴歸。

師初到莆田。百戲迎之。次日。問小塘長老。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。小塘提起袈裟角。師云。料掉沒交涉。

法眼益別云。昨日有多少喧鬧。 清涼欽別云。今日更好笑。 滄山喆云。大滄則不然。忽有問。遂鳴指一下。如有個衲子出來云。料掉沒交涉。却肯他。何故。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。且道利害在甚處。 黃龍新云。奇怪。諸禪德。扶豎宗乘。須是小塘長老始得。玄沙為什麼道料掉沒交涉。我即不然。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。天共白雲曉。水和明月流。 昭覺勤云。或有問山僧。只向道。又是從頭起。他若道。料掉沒交涉。劈脊便棒。何故。曹溪波浪如相似。無限平人被陸沉。 南華晷云。玄沙恁麼道。還有得失是非也無。若謂有。當人未具眼在。若謂無。因甚麼道料掉沒交涉。還會麼。是非已去了。是非裏薦取。

頌。

夜壑藏舟。澄源著棹。魚龍未知水為命。折筯不妨聊一攪。玄沙師。小塘老。函蓋箭鋒。探竿影草。潛縮也老龜巢蓮。遊戲也華鱗弄藻。(天童覺)。

今日靜愀愀。昨日鬧啾啾。風定花猶落。鳥鳴山更幽。(北磻簡)。

人前根起袈裟角。堪笑無端露醜惡。二老風流出當家。未明向上那一著。(無際派)。

羅漢同中塔侍師次。師乃打中塔一棒。云。就名就體。

中塔不對。乃問羅漢云。作麼生會。羅漢云。這僧著一棒。不知來處。

師因韋監軍云。占波國人語稍難辨。何況五天梵語。還有人辨得麼。師提起橐子云。識得這個即辨得。

雲門偃云。玄沙何用繁辭。又云。適來道什麼。

師問僧。甚處來。云。德山來。師云。德山近日有何言句。

僧云。和尚一日大眾集定。擻拄杖向前。便歸方丈掩却門。師云。賺舉了。僧却問。作麼生是某甲賺舉。師云。更請上座舉。其僧又舉。師云。不違種草。

師因雪峰至。謂師云。近有僧來禮拜我。我打伊一棒便回頭。我向伊道。是什麼。渠便有個會處。師云。和尚莫錯保持人。也須驗過始得。師後去山中。果見其僧。遂問云。山中和尚見兄來。打一棒。云。是什麼。是不。僧云。是。師拂袖去。雪峰見師。乃問云。那僧何似生。師云。那僧荒也。峰云。何處荒。師云。四邊荒裸裸地。

大滄陞座。有僧出云。請和尚為眾說法。滄云。我為汝得徹困也。僧便作禮。雪峰聞。云。古人得與麼老婆心切。師云。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。峰問師。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。師云。大小滄山被那僧一問。直得百雜碎。峰駭然。

師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瑞巖來。師云。瑞巖有甚麼言句。

云。和尚尋常喚主人翁。自應曰。諾。惺惺著。佗後莫受人謾。師云。一等弄精魂。猶較些子。

師有時云。深山懸崖。千年萬年。人跡不到處。還有佛法也無。若道有。喚甚麼作佛法。若道無。佛法却有不到處。

問。從上宗乘。如何理論。師曰。少人聽。曰。請和尚直道。

師曰。患聾作麼。

師有時謂眾曰。是汝真實如是。又有時云。達磨如今現在。汝諸人還見麼。

師因雪峰遷化。為喪主。三朝集眾。煎茶次。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問大眾。先師在日即且從。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。若道得。則先師無過。若道不得。則過在先師。還有人道得麼。如是三問。眾無對。師遂撲破盞子歸院。後問中塔。作麼生會。塔云。先師有甚麼過。師便面壁。塔便出去。師復召塔。塔回首。師問。汝作麼生會。塔便面壁。師休去。

師一日見三人新到。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。却歸方丈。新到具威儀了。亦去打普請鼓三下。却入僧堂。久住來白師云。新到輕欺和尚。師云。打鐘集眾勘過。大眾集。新到不赴。師令侍者去喚。新到纔至法堂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。和尚喚汝。侍者至師處。新到便歸堂。久住乃問和尚。何不勘新到。師云。我與汝勘了也。

頌。

玄沙明修棧道。新到暗度陳倉。夜行各不相投。投明共到咸陽。嚴號令。按條章。明明四海清如鏡。更于何處覓邊疆。(最庵印)。

師示眾曰。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。猶如畫月。曹溪豎拂。猶如指月。時鼓山出眾云。月嚮。

師曰。這個阿師就我覓月。山不肯。却歸眾云。道我就他覓月。

雪竇顯云。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。祇拋瓦礫相擊。或有衲僧辨得。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。

護國元云。玄沙。鼓山各說道理。要且未識月在。諸人要識月麼。幸無偏照處。剛有未明人。

師因侍雪峰游山次。峰云。欲將此一片地作長生地。

師云。看此一片地。好造個無縫塔。峰乃作量勢。師云。是即是。某甲不與麼。峰云。汝作麼生。師云。造塔。峰云。好。好。

偈三首。

萬里神光頂後相。沒頂之時何處望。事亦成。意亦休。此個元來觸處周。智者撩著便提取。莫待須臾失却頭。

頌。

神光頂後照無遺。萬里區區豈足言。若問玄沙端的意。霜天夜半髑髏寒。
(失名)。

玄沙游徑別。時人切須知。三冬陽氣盛。六月降霜時。

有語非關舌。無言切要詞。會我最後句。出世少人知。

奇哉一靈叟。那頓許啜啜(音兜)。風起引箜篌。迷子曾頭湊。設使總不是。蝦蟆大張口。開口不開口。終是犯靈叟。欲識個中意。南星真北斗。

玄沙語錄卷之下

罽賓國王詣師子尊者前。斬之。出白乳。王臂自落。

師云。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。

玄覺云。玄沙恁麼道。要人作主。不要人作主。若也要人作主。蘊即不空。若不要人作主。玄沙恁麼道。意在什麼處。試斷看。

青原令石頭馳書呈南嶽大慧云。回日與子個鋤斧子住山去。石頭到後。便問。不慕諸聖。不重己靈時如何。慧云。子問太高生。何不向下問將來。頭云。寧可永劫受沉淪。不於諸聖求解脫。便歸。青原問。子返何速。書信達不。頭曰。信亦不通。書亦不達。乃舉前話。復云。去日蒙和尚許鋤斧子。而今便請。師垂下一足。石頭便作禮。

師云。大小石頭被大慧推倒。至今起不得。

灌溪因僧問。久嚮灌溪。到來只見漚麻池。溪云。汝只見漚麻池。要且不見灌溪。僧云。如何是灌溪。溪云。劈箭急。

師云。更學三十年來會禪。

魯祖見僧來便面壁。南泉聞。乃云。我尋常向僧道。佛未出世時會取。尚不得一個半個。他恁地。驢年去。羅山閑云。陳老師若見。背上與五火抄。

師云。我當時若見。也與五火抄。

雲居錫云。羅山。玄沙總與麼道。為復一般。為復別有道理。若擇得出。許上座佛法有去處。

太原孚到投子。子云。久嚮太原孚上座。莫便是麼。孚作掌勢。子云。老僧招得。孚便出。子云。且聽諸方斷看。孚便回首。子便打。

師云。莫是投子招得麼。

滄山問仰山。甚處來。仰山云。田中來。滄山云。田中多少人。仰山插鋤。叉手而立。滄云。今日南山有人割茆。仰拽鋤而去。

師云。我若見。即踏倒鋤子。

有人問鏡清恁云。插鋤意旨何如。

云。狗啣赦書。諸侯避道。

又問。玄沙踏倒鋤意如何。

云。不柰船何。打破屎斗。

荷澤到思和尚處。問。什麼處來。澤云。曹溪。思云。曹溪意旨如何。澤振身而立。思曰。猶帶瓦礫在。澤云。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不。思云。設有。與汝向什麼著。

師云。果然。

雲居錫云。只如玄沙道果然。是真金。是瓦礫。

大耳三藏云。得他心通。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三藏。纔見。師云。汝得他心通耶。藏云。不敢。師云。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藏云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在西川看競渡。師良久。再問。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藏云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獼猴。至第三次問。三藏良久罔知去處。師叱云。這野狐精。他心通在什麼處。藏無對。

師徵云。汝道前兩度還見麼。

忠國師一日喚侍者。侍者應諾。如是三喚三應。師曰。將謂吾孤負汝。却是汝孤負吾。

師云。却是侍者會。

報慈問僧云。甚處是侍者會處。

僧云。若不會。爭解與麼應。

慈云。汝少會在。又云。若于此見得。便識玄沙。

雲居錫云。且道侍者會不會。若道會。國師又道孤負吾。若道不會。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。且作麼生商量。

香巖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滄山來。巖問。和尚近日有何言句。僧云。有人問。如何是西來意。豎起拂子。巖乃云。彼中兄弟作麼生會。僧云。彼中商量道。即色明心。附物顯理。巖云。會便會。不會。著甚麼死急。僧却問巖。師意如何。巖還舉拂子。

師云。只這香巖脚跟相未點地在。

雲居錫云。什麼處是香巖脚跟未點地在。

僧問香巖。如何是道。巖曰。枯木裏龍吟。僧曰。學人不會。巖曰。髑髏裏眼睛。

師別云。龍藏枯木。

俱胝將順世。謂眾曰。吾得天龍一指頭禪。一生用不盡。言訖示滅。

師曰。我當時若見。拗折指頭。

玄覺云。且道玄沙恁麼道。意作麼生。

雲居錫云。只如玄沙恁麼道。肯伊不肯伊。若肯伊。何言拗折指頭。若不肯。俱胝過在什麼處。

忠國師因同肅宗到官前。乃指石師子云。陛下。這石師子奇特。下取一轉語。帝曰。朕下語不得。請師下語。師曰。山僧罪過。後耽源問忠國師。皇帝還會麼。師云。皇帝會且置。汝作麼生會。

師云。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。

雲巖一日掃地次。道吾云。太區區生。巖曰。須知有不區區者。吾云。恁麼則有第二月也。巖豎起掃帚云。這個是第幾月。吾休去。

師代云。正是第二月。

長慶問云。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搯。又作麼生。師休去。

滄山云。道吾平地生堆。雲巖因行掉臂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。面皮厚多少。且道雲巖豎起掃帚。意作麼生。十分好個金剛鑽。攤向門前賣與誰。

泉州王延彬因入佛殿。指鉢盂問殿主。這個是什麼鉢。主云。藥師鉢。彬云。只聞有降龍鉢。主云。待有龍即降。彬云。忽遇拏雲攬浪來。又作麼生。主云。他亦不顧。彬云。話墮也。

師云。盡汝神力。走向什麼處去。

師形短小。精神可掬。應機接物僅三十載。致青原。石頭之濬流轉導來際。所說法要有大小錄行世。得法弟子。羅漢琛。天龍真。國泰瑫。臥龍球。僊宗符。昇出希。螺峰奧。大章如庵主。蓮華興。南臺誠。睡龍和尚。天台德國清靜上座。

師嘗問羅漢曰。三界惟心。汝作麼生會。

羅漢指椅子曰。和尚喚這個作什麼。

師曰。椅子。

曰。和尚不會三界惟心。

師曰。我喚這個作竹木。汝喚作什麼。

曰。桂琛亦喚作竹木。

師曰。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。琛自爾愈加激勵。

臥龍問師。如何是第一月。

師曰。用汝個月作麼。龍從此悟入。

師嘗謂如庵主曰。子禪已逸格則。他時要一人侍立於後也無。如自此不務聚徒。不畜童侍。隱于小界山。剝大朽杉為庵。容身而已。

靜上座始聞師示眾云。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。吾保汝究得徹去。

靜乃躡前語而問曰。只如教中道。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。又作麼生。

師曰。汝道究得徹底。所知心還測度得知否。靜自此信入。

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。師示疾而終。先時閩帥王氏遣子問疾。仍密請繼座者誰。師曰。球子得。

王氏默領遺旨。又問鼓山曰。臥龍法席。孰當其任。

鼓山舉城下具道眼者十有一人。王氏亦識之。至開堂日。官僚。僧侶雲集法筵。王氏忽問眾曰。誰是球上座。於是眾目屬球。王氏便請上堂。

師壽七十有四。臘四十有四。閩帥為樹塔。今塔院存。